

昆曲在青浦(上)

◆ 曹伟明



屠隆

青浦与昆山接壤,自昆曲诞生至今,青浦与昆曲一直联系紧密,在有“百戏之祖,百戏之师”之誉的昆曲的发展、繁荣兴旺、传承、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梁辰鱼



■ 俞振飞在唱昆曲

昆曲,又名昆剧,源于江苏昆山一带的“昆山腔”,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昆剧诞生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许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昆剧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尊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屠隆当知县 昆曲进青浦

青浦与昆山接壤,人缘、地缘相近,人流、信息流互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明代万历年间,青浦来了个“文化知县”屠隆(1542-1605),他是万历五年(1577年)的进士,万历六年(1578年)担任青浦县令。屠隆是明代知名的戏曲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在主政青浦时,不仅善于治水,勤于管理,

赢得了民众良好的口碑,而且还勤于创作,留下了不少戏曲作品,集聚众多文人雅士来青浦诗文唱和。屠隆把戏曲活动带到了青浦,并把始建于明万历初年,当时全上海仅有的七座古戏台之一的青浦城隍庙戏楼,修缮一新。

为了弘扬昆曲,在万历六年(1578年),屠隆邀请自己的戏曲家班和优伶,用昆山腔演出《浣纱记》,亲自把作者梁辰鱼(1519-1591)带到了青浦,边观剧,边切磋,共同探讨昆剧艺术。经过探讨交流,梁辰鱼对《浣纱记》进行了改革与创新,无论在情节容量、人物刻画、昆曲新腔上都有了更大的丰富和提高。《浣纱记》将吴越间的政治斗争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两条线索交织成为剧本的骨架,让厚重的历史题材在情感因素的注入中,显得更加亲切而感人。作者用浓烈的笔墨塑造了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有谋略过人的范蠡、深明大义的西施、忍

辱负重的勾践、一腔忠义的伍子胥、刚愎自用的夫差、奸诈狠琐的伯嚭等。《浣纱记》浓重的昆腔特色,改变了过去昆山青浦一带主要演唱南戏的状况,拥有了植根于地域文化的剧种,曲词音韵和谐,合腔依律,更适合剧场上演。

《浣纱记》在青浦的上演,扩大了昆腔在青浦的影响,文人雅士、昆曲者日益增多,涌现出众多的家乐和民间班社。名宦富绅等大户人家以自组家庭戏班为时尚,在书房和厅堂进行昆曲表演,呈现了几近“无日不开宴,无日不观剧”的盛况。民间班社纷纷游走于青浦水乡,串家走户“唱堂会”,或在岁时节令之际,活跃于庙会、茶馆和广场。昆剧在青浦逐渐繁荣兴旺起来。

曲王俞粟庐 迁来朱家角

清朝乾隆年间之后,地方戏曲

风起云涌,与处于“国剧”地位的昆曲发生竞争,使昆曲日趋衰退,直到民国初年,几乎到了濒临消亡的地步。然而,在青浦的昆曲活动却绵延不绝,业余昆曲演唱活动此起彼伏。一般以清唱为主,俗称“清工”。学曲者,互称“曲友”,教曲者,叫“曲师”,学曲或教曲称之为“拍曲”。唱曲或制曲填词,雅称“度曲”。曲友们活动的组织,先是称“局”,后来才命名为“集”和“社”。

1915年,由青浦知名人士章汉秋和我国早期的红学家、小说家钱学坤等人发起成立了“返青”昆剧曲社,专事研习昆曲。他们推选寄寓于青浦的苏州昆曲家许蓉村(1868-1939)为社长。“返青曲社”,“青”之含义,一是表示对古代“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的善唱者秦青的敬仰,二是表明地属青浦,要为青浦讴歌。他们从研习昆曲,发展到演唱,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返青”活跃于青浦曲水园的凝和堂、茶楼“别有

天”的楼上,檀板拍曲,歌唱不绝。

次年,许蓉村迁居到朱家角行医,因朱家角原名为“珠街阁”,他便在朱家角成立了“咏珠曲社”,集聚了几十位当地文化名人和昆曲爱好者。当年,号称“江浙曲王”的俞粟庐(1847-1930),慕名携14岁的儿子俞振飞,迁来朱家角,住在“咏珠曲社”唐承斋(1861-1925)的家中。“咏珠”昆曲社员的活动,往往聚集在朱家角古镇的茶楼上。奏笛、拍曲、唱曲,十分热闹。唐承斋对《长生殿》中唐明皇这一“小生”的唱段,相当迷恋。许蓉村则擅长演唱《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他俩的昆曲韵味,富有功底,很受俞粟庐的关注和喜欢。俞粟庐对青浦的昆曲生态流连忘返,热情地在朱家角传授昆曲艺术。于是,“返青”、“咏珠”两社的曲友,纷纷前去请教俞大师,致使艺学大进。社员们的演唱,个个字正腔圆,运气自然。经过江南曲王的悉心指点,青浦曲友的演唱水平大为提高。

民国吃家

二毛



21.把绘画应用到烹制中

这道菜清鲜爽口,张大千十分喜欢。这个六一丝他每次款待嘉宾的时候必须上,是他家宴的保留菜品。这个菜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其他食材来替换,做成多种六一丝。

张大千一生都把烹饪当做一门艺术来追求,在他的眼里,一个真正的厨师和画家一样都是艺术家,他把厨师的技艺真正看成是一门艺术。张大千曾经教导弟子: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所以张大千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

有一次,张大千回故乡四川,朋友梅晓初在源记饭馆设宴款待他。席间张大千在吃到内江鸡肉抄手和蛋丝饼时就说:这些小吃绝非短时间就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就如作画,纵然纸笔色墨尽皆相同,但到能者手中就会出神入化。他把绘画的布局、色彩的运用以及画境的喻义都应用到了烹制之中。

在十多年前,我也曾开过一席“中国书法宴”。宴席上我将炒勺与笔对应,锅和器皿与宣纸对应,调味料与墨汁对应,食材与题材对应,烹法与技法对应,装盘与装裱对应,火候与章法对应。所以说中国烹饪与书法是相通的,与中国绘画艺术也是相通的。

今天,张大千宴客的食单作为一件件艺术品广为流传,而当时,能到张大千家吃饭同时得到其亲自书写的食单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1981张大千在台北宴请张学良夫妇的食单,张学良拿回去精心装裱成手绢,特在后部留白,次年邀张大千在上面题字留念。于是张大千在上面画了白菜、萝卜、菠菜,提名“吉光兼美”,并题诗云:“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脏神安坐清虚府,哪许羊猪踏菜园。”当时在场的张群也应邀在此页题字:“大千吾弟之嗜撰,苏东坡之爱酿,后先辉映,佳话频传。其手制之菜单及补图白菜菜蔬,亦与东坡之《松醪赋》异曲同工,虽属游戏文章而存有深意,具见其奇才异人之余绪,兼含养生

游戏之情趣。”这一张集诗、书、画于一体,有九位名人在录的普通家宴菜单就一跃成了烹饪界和书画界所共享的稀世艺术珍品。这件珍品在1992年美国华盛顿展出的时候轰动了当地的书画界和烹饪界。

除了绘画与烹饪之外,张大千还酷爱京剧艺术,他认为京剧艺术与绘画艺术、饮食艺术也是相通的。

1929年5月,张大千在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了京剧泰斗余叔岩——名伶孟晓冬的师傅。余叔岩也喜欢诗书画和美食,所以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他们常常去张大千最爱的餐馆春华楼,每次去春华楼几乎都由老板兼大厨白永吉包办点菜。张大千对白永吉的菜情有独钟,同时余叔岩也很喜欢这里的饭菜。因此北京人当时有这样的话:“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

张大千与孟晓冬也有非常深厚的交往,1967年9月孟晓冬由香港赴台定居,深居简出。孟性格孤傲,流落香港、台湾之后始终不再唱戏。但最后却在香港专门给张大千唱过一次清唱,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孟晓冬实际上是梅兰芳的姨太太,最后又嫁给了上海大亨杜月笙。其死后墓碑上书有“杜母孟太夫人墓”,就是张大千给她题写的。

提起梅兰芳,张大千和他也有过一次有趣的交流。一次张大千要从上海返乡回四川老家,其弟子糜耕云为他设宴践行,并请来梅兰芳等社会名流。张大千与梅兰芳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而张大千本身又是京剧迷,在席间张大千面带笑容来到梅兰芳面前,举起杯子就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此话一出四座皆惊,梅兰芳一时也未能解意,忙问此语做何解释,张大千笑答:“你是君子动口,我是小人动手。”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和台湾著名的京剧名伶郭小庄结成忘年之交。1979年在张大千本人的大力支持下,29岁的郭小庄组织了雅音小集剧团,打出了新派京剧的旗号,在台湾引起了很大轰动。而雅音小集这个名字就是张大千起的。张大千还写了一首诗赠给郭小庄:月晓风清露尚寒,罗衣微怯倚栏杆。郑家婢子轻相比,艳极何曾作态酸。

54.肥胖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

肥胖,现代人类健康的“潘多拉魔盒”。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出于好奇,打开一个“魔盒”,结果,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的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肥胖也一样。它既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副产品,又是当今人类健康的万恶之源!从肥胖一直可以延伸出或发展成一系列致命而可怕疾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死、代谢综合征、脂肪肝、脑动脉硬化、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等,甚至许多恶性肿瘤。国际抗癌联盟十年前就强调:肥胖与酗酒,是城市癌症高发的“元凶!”可见,说肥胖是现代人类健康的“潘多拉魔盒”,一点都不为过!

更令人难接受的是:肥胖好像成了难以管控的发展大趋势,似乎人人都有可能趋于肥胖!以美国为例,前已述及:美国人自己研究后认定,在全球(主要是发达国家)比较中,其期望寿命最短,健康(综合)状态最差,而且,各种慢性病高发,都集聚在50岁左右的人群中。细析后发现,导致这一恶果的主要原因就是肥胖。全美国2/3的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其中,超重或肥胖各占1/3;只有区区的1/3美国人体重正常。而且,1/3儿童就已经出现肥胖趋势。到2030年时,还将增加3200万肥胖者,肥胖率将高达总人口的42%;其中,体重超标45公斤的严重肥胖者,其比例将达到11%。在美国的有识之士看来:肥胖已经是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大事,而不只是健康难题。

中国的情况也一点都不落后(尽管晚了若干年)。《英国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评论说:中国的肥胖问题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增加着,有近15%的人口体重超标,儿童肥胖在15年里增加了28倍。尽管与美国英国比起来还有距离,这两国的体重超标者分别占到总人口的2/3和一半。但问题在于“中国曾拥有最瘦人口的国家之一,如今它正迅速地赶上西方国家。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国内一位医学教授这样说。

例如,2002年的调查显示:当时14.7%的国人体重超标,2.6%的属于肥胖。令人吃惊的更是追赶西方的速度。1985-2000年,在年龄为8-18岁的中国儿童及青少年中,体重超标和肥胖人数增加了28倍;现在全球近1/5的体重超标者或肥胖者是中国人。有专家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的肥胖人群可能会超过两亿。上海的一项调查提示:成人中超重者达到29%,青少年肥胖发生率为11%;7至11岁和60至70岁都是发生肥胖的危险年龄段。说肥胖难以管控,可能还用词太轻;说是脱缰的野马,也许更为妥帖些!

防范慢性病的“肯綮”。很明显,肥胖绝不是个体型问题,更是个与冠心病、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部分癌症及卒中、猝死等疾病相紧密伴随的健康灾难!而且,它往往是作为诱因或直接原因,促使了这些健康问题的发生;严重加剧了人类的健康及生命威胁。例如,研究已经肯定:肥胖直接增加了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患病风险。

2008年一期的《柳叶刀》发表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鲁·勒内汉教授的研究结论:体重超标将提高20多种癌症的发病率。他们调查了28.2137万份病例。显示:体重指数BMI的增加与男性食管癌、甲状腺癌、结肠癌和肾癌等高发显著相关。BMI每增加5,食管癌、甲状腺癌、结肠癌和肾癌发病危险分别增加52%、33%、24%和24%。对于女性,BMI的增加与子宫内膜癌、胆囊癌、食管癌和肾癌等高发显著相关。BMI每增加5,子宫内膜癌、胆囊癌、食管癌和肾癌发病危险分别增加59%、59%、51%和34%。

鉴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沃尔特·威利强调:随着吸烟率的降低和肥胖率的进一步升高,肥胖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吸烟,成为致病的首要因素。因此,欲阻止冠心病、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卒中/猝死及部分癌症的发生,需从管控肥胖切入。管控肥胖,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医学难题。

管理自己的健康

何裕民 倪红梅

